



愚一錄卷之七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儀禮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闈西闈外西面注古文闈為檠
闕為蹙東面旅占注古文旅作臚纁裳注今文纁皆
作熏側尊一甌醴注古文甌作庶各一匱執以待于
西坫南注古文匱為簋坫為檐兄弟畢衿元注古文
衿為均采衣紵注古文紵為結贊者盥于洗西注古
文盥皆作浣奠纚筓櫛注古文櫛為節壹揖壹讓注

愚一錄

卷七

一

古文壹皆作一面葉注古文葉為搗面枋注今文枋
為柄啐醴注古文啐為呼儷皮注古文儷為離攝酒
注今文攝為聶設扁鼎注今文扁為鉉古文鼎為密
羸醢注今文羸為蝸紛而迎賓至禮於阼注古文紛
為結今文禮作醴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為謀以病吾
子注古文病為兼眉壽萬年注麋古文眉作麋嘉薦
宣時注古文宣為暉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為嘏
士昏禮當阿東面致命今文阿為股如初禮注古文
禮為醴拂几授授注古文授為枝大羹湑在鬯注今



文渚皆作汁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贊督會郤于敦
南注今文督作開古文郤爲裕贊爾黍注古文黍作
稷婦說服于室注今文說作稅皆有枕北止注古文
止作趾媵侍于戶外注今文侍作待贊見婦于舅姑
注古文舅皆作咎與始飯之錯注古文始爲姑酬以
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記加于橋注今文橋爲鑄夙
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爲無視諸衿鞶注視今文作示
與士冠禮同者不錄

士栢見禮左頭奉之注今文頭爲脰某不敢爲儀注

愚一錄

卷七

今文不爲非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眾皆若是
注今文眾爲終若父則遊目注今文父爲甫君子欠
伸問日之早晏注古文伸作信早作蚤問夜膳葷注
古文葷作薰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柘宅者在邦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茅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古文
茅作苗與前同者不錄下仿此

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注今文厭皆作揖坐扱

手注古文扱作幌本作說从文改幌祭飲辯注今文辯爲徧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主人釋服

注古文釋作舍記脊脅肺注今文脩作幣磬階間縮雷注古文縮爲蹙凡前已見者悉不錄下仿此

鄉射禮兼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豫則鈎楹內注今文豫爲序負侯而俟注今文侯爲立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各以其耦進注今文以爲與賓不與注古文與作豫記職長尺二寸注古文職爲截今文或作植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又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今文糝爲縮韜爲翻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則皮樹中又白羽與朱羽愚一錄

卷七

三

糝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糝爲緇唯君有射於國中注古文有作又

燕禮幕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緇坐取觚洗注古文觚皆爲觶坐奠觚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更爵洗注古文更爲受媵觚於賓注今文媵皆爲騰士長升拜受禪注今文禪作觚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皆作殄大射儀頌磬注古文頌爲庸幕用錫若緇綴諸箭注今文緇或作綌古文箭爲晉後首注古文爲後手士御於大夫注今文於爲于不異侯注古文

異作辭三耦俟于次北注今文俟爲立至之聲止注
古文聲爲磬獲者興注古文獲皆作護且左還注古
文且爲阻揚觸柶復注古文柶作魁以袂順左右隈
又公親揉之注古文順爲循今文揉爲紐遂以所執
餘獲注古文曰餘算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

聘禮管人布幕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加其奉
於左皮上注古文奉爲卷使者載廡注古文廡皆爲
膳垂纁注今文纁作璪陳皮注古文曰陳幣褻降立
注古文褻皆作賜歸饗餼注今文歸或爲饋皆二以
竝注今文竝皆爲併兼有五斂注今文斂或爲逾壹
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俶獻無常數注古文俶作
淑以侑幣注古文侑皆作宥帥大夫以入注古文帥
爲率公使卿贈注今文公爲君赴者未至注今文赴
作訃記間幾月之資注古文資作齋出祖釋輶注古
文輶作被圭與纁皆九寸古文纁或作藻長尺絢組
注今文絢作約俟于郊爲肆注古文肆爲肄賓入門
皇注古文皇皆作王皮馬相間可也注古文間作干
賄在聘于賄注古文賄皆作悔賜饗惟羹餼注古文

羹爲羔飩作臄盼肉及廋車注古文盼作紛旣致饗
注古文旣爲餼十筥曰稷注古文稷作纒公食大夫
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坐奠于鼎西至左人
待載注今文莫爲委古文待爲持倫膚七注今文倫
或作論麋麇鹿麇注今文麇皆作麋腳以東臄臄牛
炙注古文腳作香臄作薰醢牛鮪注今文鮪作鮪從
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記加萑席尋注今文萑皆
爲莞羊苦注今文苦爲苜簞有蓋冪注今文或作幕
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乃朝以瑞玉注今文

愚一錄

卷七

五

玉爲璧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
賀大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四傳擯注古文傳作傳
祭地瘞注古文瘞作瘞
喪服無異字

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爲對書銘于末注今
文銘皆爲名末爲旃于西牆下東鄉注今文鄉爲面
不綉注古文綉皆爲紵布巾環注古文環作還牢中
旁寸注牢讀爲摟今文摟爲纓旁爲方決用正王棘
若擇棘注古文王爲三今文擇爲澤祿衣注古文祿

爲緣竹笏注今文笏作忽渙濯棄于坎注古文渙作
緣鬢用組注古文鬢皆爲括設鞅帶注古文鞅爲合
設決麗于擊注古文麗亦爲連擊作挽設冒藥之注
今文橐爲橐冪莫用功布注古文莫爲尊四鬢去蹄
兩胎注今文鬢爲剔胎爲迫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
于房注今文免皆作絕古文髻作括奉尸使于堂注
今文使作夷子左手兼執之注古文子爲子乃札載
載兩髀至進柢執而俟注古文札爲匕髀爲脾今文
柢皆爲舐襪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襲兩邊無膝注古
文膝爲甸魚左首進髻注古文首爲手髻爲耆兆基
無有後艱注古文基作期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
占曰某日從注古文曰爲日

愚一錄

卷七

六

旣夕禮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緇翦有幅注今文翦
作淺兩敦兩杆注今文杆爲杵賓奠幣于棧注今文
棧作輓特鮮獸注古文特爲俎執算從柩車注古文
算皆爲筴屬引注古文屬爲燭記士處適寢注今文
處爲居設牀第注古文第爲茨楔貌如輓注今文輓
作厄按在南注古文按爲枝掘坎南順注今文掘爲

玲瑩用塊注古文瑩爲役倫如朝服注古文倫爲輪
實角觶四注古文角觶爲角栖乘惡車注古文惡作
聖白狗臂注古文臂爲冪御以蒲敢注古文敢作騶
木鎗注今文鎗爲鎗木鑣注古文鑣爲苞夷牀軼軸
注古文軼或作拱革鞞載禮注古文鞞爲殺橐車載
蓑笠注今文橐爲潦抗木刊注今文刊爲竿沽功注
今文沽作古有秘注古文秘作柴設依撻焉注今文
撻爲鈹

士虞禮藉用葦席注古文藉爲席播餘于篚注古文

愚一錄

卷七

七

播爲半酌酒酌尸注古文酌作酌祝入尸謬注古文
謬或爲休記取諸左臚注古文曰左股芼用苦注古
文苦爲枯明齊澂酒注今文曰明粢今文澂爲醲哀
薦禘事注今文曰舌事他用剛日注今文他爲宅未
徹乃餞注古文餞爲踐尸謬注古文謬作沐濟耐爾
于爾皇祖注今文濟爲齊以其班耐注古文班或爲
辯今文爲胖沐浴搔翦注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
蚤揃揃或爲鬣取諸脰臚注古文脰臚爲頭嗑替而
小祥注古文替皆作基薦此常事注古文常爲祥中

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

特性饋食禮主婦視饋爨注古文饋作糈藉用菹注
古文用爲子尸以醋主人注古文醋作酢授授祭注
古文授作綏主婦拜授爵注今文授爲受尸備答拜
焉注古文備爲復養者舉奠注古文養皆作餽記瀆
沃注今文瀆作激

少牢饋食禮又筮日如初宿注古文宿皆作羞廩人
概甌甌注古文甌爲烝右胖注古文胖皆作辯心皆
安下切上注今文切皆爲刎舉尸牢幹注古文幹爲
愚一錄

卷七

八

肝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授授讀爲墮古文墮爲
肝挂于季指注古文挂作卦

有司徹乃斃尸俎注古文斃皆作尋記或作燂二手
執挑匕枋以挹滫注今文挑作挑挹皆爲扱取糗與
服脩注今文服爲斷若是以辯注今文若爲如其胥
體儀也注今文儀皆爲臆或爲議乃摠于魚腊俎注
今文摠爲楪其授祭注綏皆當作授授讀爲藏其隋
之隋古文爲撝右几扉用席注古文右作侑扉作沛
魯人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是今文魯恭王所得

幹臣案賈疏謂爾雅及周禮無四入六入之文禮有朱元之色故註云元則六人朱則四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而賈於此疏亦云以纁入赤爲朱於攷工疏亦云以緇入黑汁卽爲元皆推而言之也又案李氏朱子不廢古訓

佚禮五十六篇是古文其與今文同者十七篇歷有傳授故鄭得據以爲注而較其同異之字其他三十九篇絕無師說故鄭亦難徧爲之注然漢時古文猶在也至隋而古文盡亡矣士冠禮疏云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卽今文在經闌闕之等于注內疊出古文槩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卽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爲嘏又喪服注今文冠無布纓之等是也必先解此而後知漢儒傳經之功與漢儒注經之慎不可以文字而忽也

愚一錄

卷七

九

士冠禮爵弁服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頰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而上文元端朝服注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元則六入與按一据爾雅文而爾雅無朱一据攷工文而攷工無元鄭故以意補之論語紺緇鄭本是緇孔本是纁各有所据爲注自何氏經用鄭本注用孔本而此兩條乃亂矣士冠禮之兄弟畢袵元注袵同也士昏禮之女從者畢袵元注亦云袵同也古文袵爲均故注訓袵爲同若如敖氏以袵爲被服之名則論語之袵絺綌孟子

說邢疏云一
大曰緞未知
出何書阮氏
論語注疏校
乃緞字之誤
錢大所答問
云爾雅一染
謂之緞卽孔
所云一入也
禮云緞緣注
云緞爲飾卽
孔所云三年
練以飾衣者
也孔本經注
者當作緞矣
考工記五入
爲緞注緞今

禮俗文作爵
言如爵頭色
也先鄭以論
語君子不以
緇緞飾證五
入爲緞之文
則先鄭所受
論語本作緞
自集解采孔
氏說而經文
仍從緞字又
改注文之緞
亦爲緞而二
文相亂那氏
知孔讀緞爲
緞又云一入
曰緞未知出
何書此知二

之被衿衣訓之曰同有是義乎按玉藻言無君者不
貳采謂未仕者上下不異色此之畢衿元卽彼之不
貳采士之兄弟不敢與士同服元端女之從者不得
與女同服純衣所以特言此其字當作衿通作均誤
作衿僖五年左傳均服振振卽衿服振振也司馬彪
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衿元淮南子亦云尸祝衿
元蓋祭服上下皆元戎事上下同服此均之所以訓
同也

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注今文酌皆爲
愚一錄
卷七
十

酌少牢饋食禮主人洗爵升酌酌尸注古文酌作酌
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酌尸注古文酌作酌按說文
無酌字而有酌字謂少少飲也音與酌同故字與酌
通此亦衿誤衿之類也釋文於酌字無音而衿字音
之刃反則元朗之本已誤矣鄭注特牲今文酌皆爲
酌亦當從兩處作古文酌爲酌
士昏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親迎時主
人亦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爲神布席非爲人布席
也故請問名之後請禮賓之初又云主人徹几改筵

五而不知十也
干臣案惠氏九經古義云
矜元卽漢之
杓元翁鳳西
曰均服振振
漢書引作杓
服而阮氏儀
禮校勘記則
謂說文無杓
字均之爲杓
猶玄之爲袞
皆俗字也

東上注曰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据此則爲神

布席於堂上南鄉以西爲上猶之爲神布席于室中

東鄉以南爲上也見特性及少牢禮爲人布席則南鄉以東

爲上鄉射禮北鄉亦以東爲上見大射儀西鄉以北爲上

見鄉飲燕禮同東鄉亦以北爲上亦見大射儀經中分別甚明曲

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正與經文相反或是記者之誤又鄉飲酒鄉射之有

遵猶燕禮大射之有卿也卿席在賓東故遵席亦在

賓東卿席南面東上則可知遵席亦南面東上疏牽

愚一錄 卷七

十一

於曲禮遂於鄉飲有遵席以西爲上之說殆非矣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

之仡疑然立自定之貌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注

疑止也有矜莊之色此兩疑立經旨皆同而注義互

異此間必有誤字按公食大夫禮云賓立於階西疑

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

疑正立自定之貌据士昏禮注與公食禮注合則鄉

射禮注疑止也當是疑正也之誤鄉飲禮注疑然立

當是疑正立之誤疏不能辨而於鄉射禮疏引鄉飲

禮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此言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二注相兼乃具也此則強爲牽合之說矣又引前註疑然立作疑正立是也改兩乞字爲兩疑字非也臧氏因此文致謂鄭據顏嚴異本不與公羊同字注當作疑然從於趙盾之疑則殊不知鄭擬其音非易其字故釋文出疑立云魚乞反又音疑注下同非謂兩乞字必作兩疑字也且公羊乞然係壯勇貌今改作自定貌是并不同其義若別本傳果作疑與壯士不類而昏禮竟同乞則又愚一錄

卷七

十一

與新婦不類矣

丈夫之拜皆坐故奠爵婦人之拜皆興故執爵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有司徹主婦受尸酢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注云出房立卒爵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苟非立拜安能執爵故士昏禮婦見姑奠筭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是姑之拜必興也又贊醴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是婦之拜亦興也古之別男女如此而且丈夫一拜婦人必俠拜士冠禮冠者取脯

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此舅答婦拜亦興拜殆亦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肅拜與爲禮則俠拜推之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尸有司徹主婦拜獻尸莫不然是婦人與拜似倨於男子而俠拜則加於男子矣其最重士昏禮舅姑沒三月廟見婦拜扱地坐奠萊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愚一錄

卷七

三

士相見禮請見時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士昏禮若不親迎婦入三月然後壻請見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詞氣如一主客太踈壻就見之時而用士相見之禮此亦古人抑其女之意與

士相見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退主人送於門外

再拜按送迎皆以門外爲禮亦有以門內爲禮者聘禮君使卿勞賓迎於舍門之外覲禮王使人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又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覲聘之使人與賓敵體飲射之處士與主不敵體而皆於門外者尊賢也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公食大夫禮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又燕禮記若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此則主尊而賓卑故也又士昏禮親迎壻至於門外主人元端迎於門外此亦主人尊而迎於門外者盛以客禮也

愚一錄

卷七

酉

士昏記不親迎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

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謂之酬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每一獻酬有一盃洗文所以繁碎不易悉也獻禮之盛者四次拜拜洗在末獻之前鄉飲酒禮曰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盃一次也又曰賓西階上拜進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二次也又曰賓坐奠爵拜

告旨三次也又曰賓西皆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酢禮盛者亦四次拜
拜洗在未酬之前鄉飲酒禮曰主人拜洗賓答拜興
降盥一次也又曰主人阼階上拜進受爵賓西階上
拜送爵二次也又曰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
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三次也又曰主人坐奠爵於序
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亦不拜洗
也酒是已物故賓告旨
主不告旨而拜崇酒至於酬則只有三次拜而無

四次拜主人自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

愚一錄

卷七

五

一次也主人自卒觶興坐奠觶遂拜二次也至下文
賓西階上拜主人奠其觶於薦西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奠其觶於薦東三次也其降洗升而不拜其酬酒
亦奠而不舉故無拜降盥及拜卒爵之文鄉射及燕
禮大射之主人酬賓特牲饋食有司徹之主人酬尸
皆如此

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某者眾賓姓

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今本說
作其序別之

又士喪禮命筮之詞曰衰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注

某甫且字若言山甫孔甫矣又士虞禮始虞哀薦裕
事曰適爾皇祖某甫注皇君也某甫且字今本訛且
爲皇祖

也若言尼甫又少牢饋食禮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曰
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皇君也伯某且字也
大夫或因字爲謚據此四篇注且字甚明而疏於且
字未了讀者遂不得其說近人段玉裁證以曲禮檀
弓雜記鄭注及公羊傳宣十五年定四年桓四年何
注而自爲之說曰按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
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
愚一錄

卷七

夫

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
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甫蓋五十
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

鄉飲酒禮燕禮之旅酬是飲酒正禮之旅酬也特牲
饋食禮有司徹之旅酬是祭畢安燕之旅酬也飲酒
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賓尊於主人主人
尊於介介尊於眾賓是以尊酬卑也燕禮則公酬賓
賓酬卿卿酬大夫大夫酬士公尊於賓賓尊於卿大
夫卿大夫尊於士亦以尊酬卑也至特牲則賓酬長

幹臣案王罕皆曰旅酬時長兄弟酬賓用弟子之饌賓酬長兄弟用主人之饌弟子不與焉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解於其長是旅酬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中庸章句統言之者蓋必如此而後逮

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又酬眾兄弟賓尊於眾賓長尊於眾兄弟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則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眾賓以及兄弟私人尸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侑侑尊於眾賓等是亦以尊酬卑也以尊酬卑故曰以下爲上鄭於鄉射禮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按注鄉射之禮而引中庸之文此必下爲上之義矣至注中庸則曰旅酬

愚一錄

卷七

下爲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凌進士仲堪云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解於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至無算爵則神惠均於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爲榮非謂舉解爲有事也孔氏疏中庸不及賈氏疏鄉射此義遂無解者且疑鄭注何以引無算爵禮爲旅酬禮皆誤也

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煑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蹄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士喪禮大斂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三者皆合升餘則吉禮升右胖凶禮升左胖鄉飲酒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進腍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進腍此嘉禮之用右胖者少牢饋食禮實鼎司馬

愚一錄

卷七

大

升羊右胖髀不升又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有司徹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司士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之用右胖者至既夕禮大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胖髀不升又士虞記升腊左胖髀不升此則變禮反吉而用左也他若特牲記賓骼注左骼也賓用左骼者下尸也有司徹羊豕皆云左肩者亦下尸也蓋右爲周所貴故禮盛皆用右禮殺乃用左士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凡牲皆用右胖疏不證以他經而曲爲別說云是夏殷禮恐誤也牲有

作七體者有作九體者有作十一體者有作十九體者有作二十一體者詳於少牢上利升羊疏陳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胙也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脰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左右股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爲九二穀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脰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去髀脰而爲二十有一去二穀而爲十九矣

愚一錄

卷七

十九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注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鄭注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一條

燕禮

文云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記文有此二字

注文亦用此二字義皆不可解按說文苟字云自急救也字从止與草部苟字音義迥別據此字當从廿讀當同急義當訓飭傳寫者誤而註亦隨之矣此說得之謝東墅述之孫志祖甚有理推之大學之苟日新魯論之苟志仁孟子之苟爲善今訓爲誠不訓爲

且者或亦當如此與

古於平敵無不答拜者於所尊尤無不答拜者而儀禮士昏禮納采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注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聘賓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注凡爲人使不當其禮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注不答拜爲人使也覲禮王使人郊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注不答拜爲人使不當其禮也據此則惟使人有不答拜者又鄉飲酒禮既畢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鄉射禮既畢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禮有終也據此則凡送賓有不答拜者非此則無不答拜之禮曲禮言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此蓋因聘禮有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而誤以使臣之禮爲凡見君之禮耳從記文不如從經文又鄉黨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記聘禮之詞實不止聘禮爲然按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

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疏云償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云賓不顧矣則又有此二事可例

士冠禮陳服一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一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一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注此暮夕於朝之服按士初加用元端正服也再加用皮弁尊服也三加用爵弁則攝服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爵弁亦韋弁之異其稱者士喪禮陳襲服爵弁

愚一錄

卷七

三

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祿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周禮司服韋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冠弁服三也冠弁卽元端之異其裳者也論語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麤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邢疏不得其義乃以郊特牲之蜡服解鄉黨篇之兵服謂之黃衣黃冠誤矣攷詩羔羊正義曰若兵事旣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士之三正服備於此之三裼衣不可雜以不倫可決矣凡左露其中衣者謂之袒左露其裼裘者謂之裼掩

御案云裼襲之說
幹臣謹案禮記曲禮義疏

有襲衣襲衣
上有皮弁服
之類實謂禡
衣上有皮弁
服之類疑賈
得之蓋弁服
祭服皆直領
領之內有左
右二衽各屈
其衽於內則
露禡衣爲見
美衽左右交
則不見禡衣
爲充美耳若
另有襲衣則
由禡而襲必
先釋禮衣加
一襲衣復加

禮衣由襲而
禡亦必先釋
禮衣去此襲
衣仍反禮衣
設一更衣之
次乃可而禮
無文也吳氏
濛亦云直其
領而露禡衣
謂之禡曲其
領而掩蔽禡
衣謂之襲蓋
禡衣上便是
上服更無襲
衣慎修江氏
亦注無襲
衣之說但從
孔疏云左袒

而不開者則謂之襲賈疏聘禮禡降立云假令冬有
裘襯身禡衫又有禡袴禡袴之上有裘裘之上有禡
衣禡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
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
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袷袷之上加以中衣中
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最分明孔氏於禡之外復
加襲衣則多一重郝氏於裘之外即加禮服則少一
重皆非也大射言袒不言禡聘禮言禡不言袒各舉
冬夏以該之耳大夫之袒纁禡君之袒朱禡士雖不

愚一錄 卷七

言何衣見鄉射記中其中亦必有衣若鄉射記君在大夫
射則肉袒觀禮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是無衣者
揲著之法宋人據繫辭意撰非古法也擲錢之法亦
後人附京房別撰非古法也攷士冠禮所卦者疏云
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
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
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按此言古人記
卦爻以木畫地今人以錢記數皆非著法也火珠林
殆即用古人記卦之法爲卜卦之法耶或遂以錢卜

爲禘與曲祫
直祫之說不
同耳

幹臣案宋志

載火球林一
卷季本曰火

珠出於京房
而爲此書者

不知何人項
氏安世曰以

錢代書以一
錢當一撰此

後人務捷徑
以趨卜肆之

便

爲猶近古著卜爲不足信則又過矣

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上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階白華華黍此笙奏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
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此合樂也凡四節鄉射禮則但有合樂一節而
無前三節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於

愚一錄

卷七

三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
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則但有升歌笙奏二節
而無後二節蓋志在射則畧於樂也堂上鼓琴瑟而
歌堂下吹笙管而奏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
則謂之合書云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
鼓合止祝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籥
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論語師摯之始當指升歌大射

工六人大師小師各以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當謂合樂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終始以該其全也

凡適子冠於阼階庶子冠於房外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古於適庶甚嚴於酒則有嗣子舉奠之禮於喪則有宗子降服之禮此皆爲封建者言世官世祿不與支庶同也後世旣無重之可傳自無宗之可立而迂儒猶執古禮直是不知禮耳何則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以國家爲傳重則以國家爲承重

愚一錄

卷七

音

然適子苟不得立卽非大宗庶子苟得立亦爲大宗

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雖長不得爲宗子矣

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不得爲宗子矣

並見左傳

襄二十三年趙襄子毋卹其母賤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

毋卹爲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得爲宗子矣

見史記趙世家

蓋爲後者始爲宗子不爲後者卽非宗子其在大夫

士皆然若庶人則失其宗祊所謂纒郤胥原狐續處

伯降在阜隸者也

見左傳昭三年

卽在封建之世亦無支庶

之別近時則土司之世襲土地者勳臣之世襲爵號

者猶可仿漢時賜爲人後者爵之名曰傳以重子亡而孫繼卽承以重若無傳重者自無承重者乃於訃書中列長孫之名在諸父之前曰承重孫某事之失實莫過於此陋者猶曰古之禮也然乎哉

士昏禮今本於記中庶母申命夙夜無愆視諸衿鞶下脫墉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記末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記中無尸則不饒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下脫哭止告事畢實出七字特性饋食禮

愚一錄

卷七

七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乃沃尸取巾興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顧亭林日知錄首据石經言之吳司馬章句皆据經補之然鄉射禮記七字諸本雖脫徐本不脫故其注猶存云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翻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其二十一字而疏則皆無可攷矣又燕禮記徐本於亨于門外東方上有其牲狗也四字注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十四字今本脫

吳氏章句經文補又燕禮集釋於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下有不殺二字注無俎故也四字各本皆無吳氏章句亦未補

經有脫文經亦有衍文燕禮主人盥洗升媵解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疏云按前受獻訖立於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按大射鄉飲酒酬時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又以下文賓奠於薦東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此約之則此無升筵之事或

愚一錄

卷七

美

言降筵者蓋誤據此則似坐奠爵拜句賓北面答拜句而中攙賓降筵蓋衍字也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注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如此相向又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贊者亦從之又卑不可與賓竝故在洗西東面及鄉賓階便知在洗西也据此則是贊者盥爲句升立于房中爲句于洗西三字蓋因注而衍也又既夕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今本下有男女改服四

字經文又有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三句
注文攷此經注皆出禮記喪大記經傳通解雜採入
儀禮既夕記又改庶人爲主人楊氏集釋因之毛氏
各本沿之遂至妄增不辨石經固無此文也又有司
徹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涪魚一如尸禮
宰爵拜三獻答拜受爵本或於三獻北面答拜句下
司馬羞涪句上有受爵酌獻侑拜受三獻北面答
拜十四字崇正重補監本已刪康熙重修監本仍有
此則不可不訂者也其有古本已衍而注文已說者
愚一錄

卷七

三

則大射儀之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
西面北上注云上言大夫誤衍耳据此則兩大夫乃
衍字

又大射儀興自前道左東面坐坐兼斂算實於左手
吳司馬刪下坐字士昏禮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
西北面奠爵拜戴吉士刪上尸字雖於他本無据而
於本文甚協若士昏禮勝布席於奧釋文出勝席中
無布字則陸本無布字矣有司徹主人受豕匕涪拜
啐酒皆如尸禮嘗劍不拜疏按前主婦獻尸尸坐啐

酒左執爵嘗上劔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拜在嘗劔之下則嘗劔有拜啐酒不拜與此違者彼拜雖在嘗劔下其拜仍爲啐酒拜在嘗劔下者以因坐啐酒不與卽嘗劔嘗劔訖執爵興坐奠爵拜拜仍爲啐酒是以特牲少牢尸嘗劔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敖繼公据此竟刪去拜字則似誤何者疏先釋啐酒之有拜嘗劔之無拜拜雖在嘗劔下仍爲啐酒設若刪上拜字則必并刪下不字否則似兩者皆不拜矣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乃作疑詞非

愚一錄

卷七

天

有別本也又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周官小祝注引此文無字字檀弓設披節疏引此文亦無字字敖氏亦据此謂衍字字則尤誤按注明云杠銘檀也宇栒也特釋二字豈有一衍况小祝乃先鄭注檀弓疏亦引小祝注皆不可援以改後鄭之本也其有古本已衍而注文已說者若聘禮士介請覲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衍字下記文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亦衍字是也

有司徹賓右取肺揆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
集釋本上作右脯是也按注有祭脯肺疏亦舉祭脯
肺且曰按經云取脯取肺祭之則上自作取脯下自
作取肺確不易矣士喪禮記末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石經作卜宅非也此條係卜日非卜宅上文筮宅有
若不從筮擇如初儀之語此文卜日有若不從卜擇
如初儀之語一卜一筮一日一宅正爲分明比偶顧
亭林過信石經而疑他本殆未可概也

喪服之記似太繁覲禮之記似太簡此皆俗本失其

愚一錄

卷七

禋

斷限也按喪服記自公子爲其母一條始至妾爲女
君君之長子一條止中間分節者十有二稱傳曰者
凡六體例本是經文詞氣亦如經文惟雜綴五服之
餘不在正服之內後人遂訛以爲記耳其實當自凡
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至末方爲記覲禮記凡
俟于東箱徐本作設凡俟於東箱按注云王卽席乃
設之也則此記字本是設字而諸本沿誤遂致有謂
此記太簡與諸記不類者愚謂上經至饗禮乃歸句
經文止於此其下諸侯覲於天子句記文當始於此

故雜記會同祭祀車服諸儀全與覲禮無干故是記
文常例也不知何時於上刊去記字說者不知爲記
文因於末訛認設字爲記字而誤至今也

記文有訛作經文者注文亦有訛作傳文者喪服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一條傳
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傳文止於此其接句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此一十六字鄭移作上節大夫之妾爲
君之庶子傳文則非本傳語矣又接句云下言爲世

愚一錄

卷七

三

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二十
一字本鄭引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文尤
非本傳語矣自傳抄訛錯遂傳注淆亂賈疏亦疑爲
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自安是誰置之也今試將
上半截注與下半截注聯抄而嵌此二十一字於中
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
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
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
傳所以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文爛在下耳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
者明當及時也按此注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一曰
下言爲世父母云云文義相承句法極顯蓋皆舉舊
讀之語故承以此不辭而駁之自抄者誤割三十二
字爲上節注又誤混二十一字爲本節傳而說者紛
紛不定矣故詳錄其文使共了其義

古疏本單行於注僅標起止釋文亦單行於注僅出

愚一錄

卷七

三

字句宋以後以疏附經注本猶未大害明人以釋文
附注疏本遂爲害矣而儀禮十七篇尤多誤刻如公
食大夫禮先者反之釋曰反之者至爲先者也共五
十五字下節注所附疏也今訛爲注又其他皆如公
食大夫之禮釋曰云其他至皆是異也共八十六字
本注所載疏也今亦訛爲注是疏誤入注也又士昏
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下云壻悉計反從士從
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釋文語也聘禮記授如爭
承注重失墜也上冠以爭爭門之爭五字亦釋文語

也又既夕禮注袒簣去席盞水便也下綴盞音祿三字亦釋文語也今皆訛爲注是釋文誤入注也加以後刻注疏所掘者惟有通解而通解所採者不盡原文有參取他注者若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節注多或謂委貌爲元冠七字下節注多齊所服而祭也六字乃參取郊特牲注中語非原文也有點竄本文者如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今省作此句宜在凡致禮下君初爲之辭矣注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愚一錄

卷七

三

下今亦省作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又士昏禮納采用雁注移用爲鴈摯者二句於後與疏所述不合又皆食以清醬注增用口用指四字於中與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清醬疏所引不合亦非原文也而卒爵皆拜句注云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拜尙右手則全抄通解朱子之言爲儀禮鄭氏之注此其誤又昔之人所不料矣

大射禮賓大夫之右起至設於賓左東上止賓大夫之右句有注八字賓坐祭句有注四字若膳解也句

有注十一字大夫辯受酬句有注九字主人洗觚句
有注十二字司宮兼卷重席句有注二十七字本分
六節今合爲一節而其注遂亡士冠禮記醮於客位
加有成也有注二十五字三加彌尊論其志也有注
二十字本分二節今合爲一節而其注并亡幸有徐
本可攷得阮校抄補不然世遂無從知之矣其爲俗
本刪節及俗刻訛脫者如喪服慈母如母傳注此謂
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
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今本作此
愚一錄

卷七

三

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少
士字多也字而脫去二十字鄉射禮上射既發挾弓
矢而后下射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
曰后者後也當從后今本作后後也刪去十五字又
士冠禮記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末二語云故敬之
也今文無之今本作故敬之省去五字皆非鄭注原
本

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節正義引論語鄉黨云孔子
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按鄉黨無此語或注有此

語當在過位節

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

士冠禮加俎濟之注濟當爲祭字之誤也

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節疏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內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持加肅敬與庶人同也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尺制丈八尺

卷七

七

愚一錄卷七終

葛氏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八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禮記

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唐志次禮記二十卷魏

徵作按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

徵因炎舊書整比爲注

集賢注記唐韋述撰三卷今不存見困學紀聞所引

唐書魏徵傳及元行沖傳所言則孫書雖扶鄭義而

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徵書雖依孫本而別爲篇第並

更注解則皆非小戴記四十九篇之舊也朱子惜其

愚一錄

卷八

一

書不傳然幸而其書不傳否則妄爲更張刪補者益多矣正義謂中庸是子思攸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今按三年問一篇全與荀子同祭法一篇全與國語同而中又有與大戴記分見者且有與大戴記重出者則謂刪取八十五篇爲四十九篇亦未必然也若不仍其故而剗改其新則後人之紛紛豈可禁哉

奔喪第三十四釋文曰鄭云實曲禮之正篇也投壺
第四十釋文曰鄭云亦實曲禮之正篇也据此則曲
禮必古禮之篇攷賈氏儀禮疏卽以儀禮爲曲禮晉
荀崧上疏亦以儀禮爲曲禮正義引孝經說云經禮
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
禮說云正經三百動儀三千漢志云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凡七處上皆云三百故斷爲周禮皆承以三千
故斷爲儀禮唐以前皆如此說則此之曲禮曰正古
愚一錄

卷八

二

禮文也故正義釋之曰旣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
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
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
也自朱子用臣瓚注漢志注以儀禮爲經禮不以儀禮

爲曲禮則此不過三千小節目耳並非禮名亦非書
名開卷此三字說不明矣

君子爲有爵有德之通稱亦正人賢人之別號耳惟
王肅分釋之曰君上位子下民此說甚竒見君子恭
敬樽節退讓以明禮正義

顏淵問仁有回雖不敏之對仲弓問仁有雍雖不敏之對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注曰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不引顏子不引冉子而引曾子今正義脫此一節遂莫證此一語諸家校訂皆未及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引曲禮偶多二句周禮太祝齋號注曲

禮曰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稻曰嘉蔬引曲禮偶少一句或据以爲經闕二句見困學紀聞或据以證王劭所云

經本無此一句見九經古義以爲十二證之一此則不必然按韓詩

愚一錄

卷八

三

外傳孟母曰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所引雖多將入門句亦無問孰存句則安知列女傳之果本經乎禮運作其祝號疏引太祝五曰齋號注云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又只引明粢一句而不及薌合三句則安知太祝注之果定本乎攷古者苟見異文卽附存別錄以爲經注參正可耳必援以增刪經語改正經字竊以爲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也

凡與客入者節注引聘禮正義引周禮有云其侯伯

立當前疾胡下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輓按衡謂車輓下引注四字甚明胡下地上橫亘三字不貫以下准上當是引一句經并引一句注其文當曰侯伯立前疾注前疾謂車前胡下垂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輓如此乃完刊本不知何時脫去注前疾謂車前六字因而又刪去垂字他本又并刪去胡字致惠氏校本阮氏校本竟改地爲此曰下此云云大誤矣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雖有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之說考之儀禮

愚一錄

卷八

四

多不合疏以爲常席亦不合蓋禮無論立位無論坐位北面者必東上南面者亦東上東面者北上西面者亦北上惟士昏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親迎時主人亦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爲神布席故有西上若爲人布席則斷無西上故下文有主人徹几改筵東上之語注曰鄉爲神今爲人是也其或稱西上或稱南上者如大射禮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聘禮衆介入門而左北面西上及公食大夫禮陳鼎當門南面西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

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皆非爲席而言也

書之勦絕左傳之勦民曲禮之勦說均此一字耳自曹憲以勞之訓當从力擊之訓當從刀而書傳字皆作勦禮記字獨作勦幾於黑白之不分然說文刀部只有剝字並無勦字而張修五經文字力部勦字云楚交反見禮記則毋勦說向不作毋勦說矣考据家皆泥曹憲說惟錢辛楣獨主張修說似得之

幹臣案經義考射氏慈禮記音義隱隋

志一卷七錄同唐志二卷伏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著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今攷隋志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元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是射慈所撰者禮記云非禮記音義隱朱竹

疏中屢引隱義云或引義隱云曲禮禮器內則皆有

愚一錄 卷八

五

之似皆書名也隋志云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鄭樵通志又云禮記音義引二卷謝慈撰釋文敘錄云射慈字孝宗彭城人爲中書侍郎齊王傳禮記音一卷或姓謝或姓射皆此一人耳除見於正義外其引於釋文者如曲禮引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內則引齊人以相絞許爲掉磬臄筋之大者玉藻引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雜記引俛之爲移也仲尼燕居引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祭統所謂自卑至賤之注自卑必利反其六條若檀

埤引冊府元龜而先云禮記音義隱何也又宋翁氏元圻困學紀聞注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卽經義考所摘數條也據王氏似以此卽射氏之文竹垞以射氏舊名首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爲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

義字按隋志又有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并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爲射氏之文也又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弓下虞而立尸節正義引謝慈云卽音義隱所云也然則作書之人正義已有之矣

正義本經與釋文本經字多有不同者如供給鬼神釋文云共音恭本或作供則陸本必作共也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則陸本必作旄也至鸚鵡之作嬰毋猩猩之作狺狺此等不可枚舉而實有參差必當分別者如不相知名句正義未嘗有衍字而釋文則曰名衍字耳定猶與也釋文云本亦作豫而正義本則直引說文作獸名是本豫字

愚一錄

卷八

耳今合釋文於正義名之爲衍字人不復辨與之非本字人乃誤改且因釋文改經因經改疏因疏并改說文於所引與亦是獸名殆不可解矣

下齊牛式宗廟鄭注齊右前馬引作下宗廟式齊牛熊氏以曲禮文爲誤周禮注爲正是也然禮經本如此非鄭注始改正或唐時鈔者誤倒之耳故鄭注無辨而孔疏有辨

天子以四海爲家諸侯不能以四海爲家也故曰奈何去社稷庶人隨在祭於寢大夫不可隨在祭於寢

也故曰奈何去宗廟然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其下不言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言大夫死眾士死制者去爲尋常之事可動以私死乃災變之事必責以公此乃古今定禮上不及天子下不及庶人正有深意在焉自此義不明而人事多謬宋之士大夫不歸本鄉誤以庶人自處明之懷宗不遷南京又誤以諸侯自處其爲害亦大矣哉

鄭注天子當依而立一節云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注諸侯未及期相見一節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

愚一錄

卷八

七

禮亡按漢志言禮古經五十六卷釋文敘錄亦言古禮經五十六篇則出於孔壁者本不止十七篇惟鄭不注彼三十九篇遂無傳耳今於朝宗遇會誓盟等禮皆以爲亡必皆未嘗見而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聘禮注引朝貢禮夏官射人注引蒸嘗禮月令引王居明堂禮又有出今儀禮之外者得毋此猶見於三十九篇中彼亡者並不在三十九篇中與

下文類見

之禮言諡之禮亦並注曰亡

正義於涖牲曰盟引左傳隨人之盟有定四年鑑金

云王劄子期之心與隨人盟句按傳文云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劄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疏以割心一句爲鑪金語故曰鑪金云非僻書也釋文亦出鑪字曰音慮氏也金名本又作鑪其字顯明如此而阮氏校勘記案曰鑪金二字不可解疑是左傳二字又言形聲不近浦氏校本更爲武斷直刪去鑪金云三字噫妄矣乾隆以後諸人攷訂辨證不爲無功於經學然多對本互勘未必全書融貫所以并此在眼前者而失之

愚一錄

卷八

八

以較顧亭林毛西河諸公相去遠矣余嘗有詩云古人博羣書心會言外意今人校羣書目窮紙上字故著作愈多攻詰愈力剽竊愈易而後起者紛紛何足責也

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疏中別說以此三者爲醫之三世所論甚近理否則趙括之徒承華佗之業並此三者未習豈可以其父子相承信其君臣不誤遂服其藥乎注云慎物齊也正是此義疏乃以爲未當其義不可解

豚曰膾肥注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釋文
豚徒門反膾徒忍反注同本亦作豚又出注中作膾
云徒忍反据注似膾有兩字故上於本經訓肥下於
傳文訓充据釋文亦似有兩字故上音經文曰徒忍
反注同下出注文又曰徒忍反此其文義可疑盧召
弓校本阮文達校記遂謂經之膾肥注之膾亦肥皆
當從釋文本一作豚此於重訓重音得矣然豚無肥
也之義豚亦無徒忍之音况經舉牲號皆不及牲名
若於豚仍曰豚可乎忍以爲注義必有兩字釋文其

愚一錄

卷八

九

作一音當於此中求之攷說文解字段氏於膾字下
引郭注方言曰膾膾肥充也音突亦作豚乃悟釋文
所謂本一作豚者是本一作豚經之豚曰膾肥注之
膾亦肥也兩膾字當作兩豚字雖膾豚異字而膾豚
同音注語明釋文亦明蓋豚之形近豚故別本有誤
作豚而豚之聲同膾故此本又訛作膾耳

玉藻圖豚
行釋文本

又作
豚

正義駁王劭謂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引士虞禮記
注爲說後人證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亦以士虞禮

記注爲說按記云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澲酒哀薦禘事本與曲禮不同故注不引曲禮爲說只云明齊新水也又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蓋謂是兔則當在剛鬣下是粢則當在香台下不應間以嘉薦普淖句耳曲禮有此句無此句俱難依此注爲斷蔡邕獨斷祭號漢獻帝宗廟祝辭與周禮太祝盥號注引禮俱無此一句然不敢斷經之必無此一句也正義之說較長羽鳥曰降四足曰漬二句宜承上天子死曰崩一節愚一錄

卷八

十

故注曰異於人也死寇曰兵句宜附上羽鳥曰降二句故注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本誤以死寇曰兵句冠祭王父曰皇祖考節遂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誤合經文并誤會注意

攷工記攻皮之工注鮑書或爲鞞蒼頡篇有鞞又車人一欄有半謂之柯注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欄王伯厚急就篇跋言蒼頡篇見攷工記注者惟鞞柯欄四字今按曲禮死曰考曰妣疏引蒼頡篇云考妣延年則注得四字疏亦有四字或唐時此篇尙存

左傳正義亦引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少儀聽役於司徒正義引此文亦曰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似檀弓此文別無脫字冲遠所見亦無異本而疏引皇氏以司徒爲國之司徒熊氏以司徒爲家之司徒冲遠主熊氏而駁皇氏其前有其家臣司徒敬子句其後又有季氏無諡曰敬子者句按經無敬子字注亦無敬子字疏何以知其爲敬子而詳爲之辨耶近有外國本稱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使方二字因愚一錄

卷八

十一

注而增敬子二字因疏而增其爲僞審矣而孫志祖讀書脞錄信之阮文達校勘記取之未免爲作僞者所欺或曰使經本無敬子字疏何以及敬子諡曰下經有衛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又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注不言何人則所謂司徒敬子者多矣熊皇之疏似非此節之語何者注明言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布則司徒明是上卿旅明是下士使旅歸之非自司徒歸之也何致紛紛若此况下文讀贈二字本另冠一節有注而無

疏今誤以曾子所言一節綴於獻子之喪一節而移上節疏屬下節後標經止云孟獻至可也而於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不涉一字亦不釋一言則其舛午可知安可以疏而疑及經哉

子夏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注與及也似不如正義引王肅之說讀與平聲屬上句爲得與字義爾專之注專猶同也惠校本作司衛氏集說亦作司六經正誤並作司攷疏言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同處並是同愚一錄

卷八

七

字安可改作司字按說文媪壹也媪卽專並無司義但有同義下經行并植於晉國注并猶專也知并爲專卽知專爲同矣

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喜哀相環情事相反劉原父所以疑有脫句而不知中有衍句也按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並注愠猶怒也一句皆衍文据此陸氏本原無舞斯愠句惟孔本有之故引何允說耳其實從釋文爲善若正義言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則正與釋文合其

下又別引鄭一本云舞斯蹈斯愠又引王本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此則皆俗本不足据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宗廟虧傷之事阮氏校謂疏中虧傷當作毀傷只改疏語而忘爲注語其不畫一有如此蓋惠氏校宋本好以意改疏偶不照注而阮則全宗之耳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釋文出馴守字上不音狗字出爲埋字下乃音狗字似陸本經注俱無狗字

愚一錄

卷八

三

然經之狗字可省注之狗字不可省考文引宋板鄭注作畜利馴守殆因此而作偽

白虎通引尙書曰至于岱宗柴說文柴字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柴字屬上句漢讀如此者多矣或謂尙

書則然王制不必然故岱宗下有注柴在下另注然覲禮鄭注明引禮記此文不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

乎疑刊注者誤斷以附經若更定之以柴屬上句而注連下句曰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而望祀山川

句無注便與漢讀合

鄭注郊特牲引堯典亦至柴字爲句

祭義祀先賢於西學對上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故鄭注西學周小學也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對上東序東膠之大學故鄭注周立小學於西郊兩處經文西字不誤注文西字亦不誤惟祭義又有云天子設四學注曰謂周四郊之虞庠皇疏亦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條之四字亦確段玉裁因此欲改王制之西郊爲四郊顧千里駁之又欲改祭義注之四郊爲西郊按孔疏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句旣曰西方成就之地主西郊言又曰或徧在四郊則主四郊言是此字

愚一錄

卷八

西

孔冲遠已不能定矣愚以爲祭義西學二字王制西郊二字可改西爲四而祭義天子設四學句似不可改四爲西證以北史劉芳傳則當作四爲勝作西爲負

姚信作昕天見月令正義虞聳作穹天見晉天文志月令之其數八其數七其數九其數六鄭注舉五行之成數不及五行之生數至注其數五則又不然正義載皇氏別說云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

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其說似勝之

古厯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漢厯始移之三統厯亦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至律厯志乃移之

正義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三時皆云還乃豈孟春獨作還反此字疑有誤釋文於此節出還乃曰還音旋似正義本亦是還

愚一錄

卷八

五

乃淮南子時則訓皆作還乃

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今本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誤也注云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車右謂保介御者卽謂御疏引經云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引注云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皆有之間字可證

孟春鴻雁來引今月令鴻皆爲候季春罝罾羅網畢翳引今月令無罾翳爲弋毋悖于時毋或作爲引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孟夏王瓜生引今月令云王蓂生毋休于都引今月令休爲伏仲夏毋躁引今

月令毋躁爲欲靜又毋刑引今月令刑爲徑季夏命
漁師引今月令漁師爲驅人又命四監引今月令四
爲田孟秋民多瘡疾引今月令瘡疾爲厲疫季秋持
弓挾矢以獵引今月令獵爲射孟冬乘元路引今月
令曰乘軫路軫似當爲軫又命太史釁龜引今月令
曰釁祠祠衍字又固封疆引今月令疆或爲璽仲冬
淵澤井泉引今月令淵爲深季冬水澤腹堅引今月
令無堅又及百祀之薪爨引今月令無此句据正義
鄭以月令爲呂不韋書不同者三五字而已則今月
愚一錄

卷八

六

令卽呂不韋本也其以今別者疏云入禮記者爲古
不入禮記者爲今此語似未確疑漢時有別本月令
係當時行用故以今別之其本與呂覽亦不盡合也
猶今人以尙書字之習見者爲古文以罕見者爲今
文而孟春注引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不作
嵎缺亦不作禺鐵疏以此爲伏生所傳非壁中所得
則其爲今文審矣何以又與今本同與古文合也似
鄭所謂今月令今尙書者皆另有所指

正義引蔡氏曰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

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又釋文云螢戶扇
反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孔本無化字陸本亦無
化字近之攷古者反据藝文類聚三引月令此句皆
有化字遂疑本有化字以他說改本經此風始於惠
氏定字盛於戴氏東原始不可爲法且云周書時訓
解呂氏季夏紀淮南時則訓皆有化字可證按淮南
是腐草化爲蜉非螢也又易緯通卦驗云腐草爲噬
亦非螢也以淮南證有化字則亦可以易緯證無化
字其說經不愈支而無當於理字

愚一錄

卷八

七

孟春鴻雁來

夏小正作雁北鄉呂覽淮南作候雁北

仲秋鴻雁來

呂覽淮南

作候雁來

季秋鴻雁來賓

夏小正作遊鴻雁呂覽淮南賓字屬下

季冬雁北

鄉

呂覽注淮南同

以陽鳥紀時者四六經天文編引吳斗南

云雁以北方爲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則

謂之北正月非南來之時也當從小正呂覽淮南作

北爲允困學紀聞亦主此說謂康成時本是北字後

來乃譌爲來字故曰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此說

誠確矣至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呂氏春秋注淮

南子注皆以賓字屬下來字絕句云八月來者其父

幹臣案今本
易緯通卦驗
作或調黃鍾
或調六律或
調五聲或調
五行或調律
歷或調陰陽
政德所行與

疏引所云或
調黃鍾或調
六律或調五
音或調五聲
或調五行或
調律歷或調
陰陽或調正
齒所行互異

幹臣案吳氏
激曰孔鄭所
引逆中雷禮
禘於太廟禮
王居明堂禮
皆其篇也唐
初猶存諸儒
曾不以爲意

母也九月者其子也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之
間如賓客者也似不如鄭注月令之善

仲夏止聲色毋或進注引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
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仲

冬去聲色禁嗜慾注亦引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
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

違疏引易緯通卦驗甚詳又云樂緯協徵圖亦同而
於春秋未具按九能之說見詩定之方中毛傳八能

之說見禮記月令鄭注皆古書也人習知九能罕用
愚一錄

卷八

六

八能者

季夏命漁師伐蛟淮南子作命漁人伐蛟高注漁人

掌漁官漁讀相語之語也季冬命漁師始漁淮南子

同高注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此

字讀去聲僅見此

鄭注月令多引王居明堂禮而月令夏時亦言天子

居明堂似其禮卽此禮也仲春引王居明堂禮曰帶

以弓鞬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引王居明堂

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孟夏引王居明堂禮

曰毋宿于國仲秋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引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引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引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語意皆與本經相發明

禮器周禮其猶醪與亦引王居明堂禮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

愚一錄

卷八

九

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子父母死壻亦如之此段注不甚詳疏不得解因有喪而男不急娶禮也因有喪而女不敢嫁亦禮也旣免喪則俟終喪矣而男反不取而別取女遂不嫁而別嫁酷非情理之至尋省禮文自有禮意蓋男之致命告緩昏非告辭昏也女之許諾許緩昏亦非許退昏也故承之曰而弗敢嫁至女之使請請示昏也非姑爲僞也男之弗取明待昏也非故相拒也故承之曰而后嫁之始之弗敢嫁卽弗敢嫁此壻耳

終之而後嫁亦嫁此婿耳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正謂此中多男致命女使請兩番委折使兩情周到是之謂禮後世借問名爲定中更事端強爲延攔使女失嘉會之期或後生悔變徑爲改適使女失從一之義正由少此禮文故耳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如舊說則是用此三善自消彼三惡見正義如注說

則是用此三善當退彼三惡俱非以一人立說也宋以後不知去貪去詐之解乃繆爲使貪使詐之論經

愚一錄

卷八

十

學疎而世事壞矣或曰用者固宜取知仁勇去者何以第云詐貪怒曰此因其近似而言耳勿以詐近知而不去其詐勿以怒近勇而不去其怒勿以貪近仁而不去其貪語之精密正在此或又曰詐誠近知怒亦近勇貪豈近仁乎曰孔子言欲而不貪謂求仁而得仁又焉貪此本古義證以近事譬如墨吏籩盞不飾其取賄也固以酷濟之其得賄也必以慈枉之若使事事執法誰能以賄免又誰肯以賄來耶貪之所以必冒夫仁也噫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兩句皆云還相爲質攷五經算術下引則上句是還相爲滑也注云皆有滑甘是謂六和雖專解和字無與此句然似滑字勝

注中始於黃鐘句下有終於南呂句此正義本也若釋文則上同始於黃鐘句下別有終於南事句故曰南事律名京房傳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今合釋文於正義注中不見南事句而音義乃標南事字閱者殆不得其解正義雖從終於南呂亦云諸本愚一錄

卷八

三

定本多作終於南事

禮器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遽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說者皆以上文二句卽伯玉之言如其然則應冠君子之人達句於上方得了然若謂上文有故字是承先王之制如其然則突綴君子之人達句於下尤不了然愚以爲注中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九字正是伯玉自申達字之義正是記者證成上句之旨本屬經文不知何時混入注文耳觀正義云言有德君

子自達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竟以此注二句爲伯玉之言則非徒君子之人達五字可知又別出結成治亂可知之事則非指上文故觀其禮樂二句又可知疑孔作疏時尚未混也

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節正義引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郊特牲首節正義引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兩引皆無節字說者因疑衍節字殆非也攷禮器正義明云風雨應節寒暑順時若經

愚一錄

卷八

三

無此字疏安得有此語似不可据他說而疑本經

樂記

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亦分言

內則庶羞有稷有柎注棋枳棋也棋梨之不臧者今

經柎誤作楂注柎誤作棋陶弘景本草注曰禮云櫨

梨鑽之謂鑽去核也鄭元不識以爲梨之不臧者郭

璞以爲似梨而酢澀古以爲果今不入例矣按說文

櫨與柎同似梨而酢既曰似梨是亦可訓以梨矣既

曰而酢則正可訓以不臧矣鄭非不識陶自不放耳

又按鄭注柎梨不臧在上論庶羞條內陶引櫨梨鑽

之在下擇治條內据疏云鑽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
看其蟲孔也注未言不知鄭何解陶本草注誤記上
文庶羞之注爲此節擇治之訓遂疑以不臧故擇去
之後人不審陶之誤又妄會陶之語謂陶以粗爲鑽
去覈之名則又冤矣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儀禮喪服疏引作帶惡
笄以終喪惡字上有帶字而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
以持身也又似笄字下有帶字按疏云此一經明齊
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則經必有帶字可知

愚一錄

卷八

三

卜信不卜僭問義不問志此爲卜筮正法少儀不貳
問鄭注有云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權也疏不得其
讀而自爲之說云若二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
告非也蓋注十一字爲句言不得因卜其正見凶而
又妄欲卜其權至或行不義也以不得二字貫下而
疏乃添不正二字另解所以失其旨

少儀枕几頰杖之頰注警枕也釋文音京領反其字
當从火卻刃授穎之穎注穎饗也釋文音役頂反其
字當从禾則此二字形異聲異義亦異矣正義云穎

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其說似未審

學記詞氣本平易而句讀多參差如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以時字爲句連上讀以學字另句屬下總則時字句絕業字句絕居字句絕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詛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注以詛字爲句言字屬下數字爲句進字屬下則詛字絕句數字絕句安字絕句較之今讀似不同愚一錄

卷八

西

未審當日讀法所謂離經者何若是之拗也

曲禮節引曲禮曰似古別有舊禮學記亦引記曰似古別有舊記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此古詩也明見尸子引見文選琴賦注而鄭

不据以注樂記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

爲裘亦古詩也明見列子湯問篇黍豆以語造父而鄭不引以

注學記其於經說純矣

今樂記有十一篇古樂記共二十三篇其所佚篇目

幹臣案尸子綽子篇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均無南風之

時二句惟家
語辨樂篇有
之馬昭云家
語王肅所增
加非鄭所見
故鄭云未聞
也

如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
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
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
第二十三是也隋書樂志以爲取之公孫尼子史記
樂書正義亦以爲撰自公孫尼子白虎通義禮樂篇
引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
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又引樂記曰壎
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
歌乾音也皆不在今十一篇之中或卽十二篇之文
愚一錄

卷八

五

與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
節與文子道原篇同而理學家天理人欲之辨實始
於此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一節
與周易繫辭篇同而鄭注方類物羣之解又異於此
雜記里尹主之注引王度記曰公羊隱元年疏亦引
王度記曰惟曲禮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云似王
度記卽大戴禮之逸篇也

續漢輿服志引逸禮王度
記曰天子駕六云云與公

羊疏
同

幹臣案閻氏
若據曰孔壁
古文禮三十
九篇讀隋生
宏傳始知書
亡於隋以前
故隋經籍志
無其目

春秋宣十五年正義引辨名記云禮運正義亦引辨
名記云惟月令正義引作蔡氏辨名記曰似辨名記
又有蔡氏之別名矣其曰十人曰選倍
選曰雋引文並同此等似皆古
禮亡逸三十九篇之記文耳

淮南子秦族訓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
之風也清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
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
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
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悵春秋之失訾此節與經解
愚一錄

卷八

美

相仿或亦古經說遺言也

檀弓上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
只言書云故注不舉篇名至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
不言言乃謹則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
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歡聲之誤也
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据此則鄭非惟不
知有僞說命之文亦並不用無逸篇之文直以此爲
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當屬其篇之語耳正義曰按其
惟不言之文在尙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

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
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
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
書是也然謂鄭不見古文之說命豈不見今文之無
逸乎疏猶有所未審

今俗稱數目等字多筆曰大某字省筆曰小某字亦
有所本坊記惟卜之日稱二君注二當爲貳疏云二
當爲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
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爲貳也

愚一錄

卷八

七

中庸素富貴數語有病而無方下文在上位數語有
方而無病正義聯爲一條甚是曰在上位不陵下此
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素貧賤行貧賤
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語似平淡理
則周到不然且不知何以行又安有所謂得也

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
官尊賢也鄭注引以解序爵序事最得經旨蓋旣在
宗廟之中則重在宗人之列不必夾異姓之百官入

講其義當以序昭穆序爵序事三節共承宗廟之禮所以逮賤一節專承旅酬之禮所以序齒一節專承燕毛之禮謂在宗廟之中本爲序昭穆之所此是古今定法有時不序昭穆而序爵如以爵爲位之說則所以辨貴賤也有時不序昭穆而序事如授事以官之說則所以辨賢也所以序昭穆所以逮賤所以序齒三節平列序昭穆序爵序事一貫相承自明人講義誤解朱子章句不以序爵序事兩層與所以序昭穆一句合而以序爵序事兩語與宗廟之禮一句並

愚一錄

卷八

天

蔡虛齋林次崖輩遂云序爵指異姓序事亦兼異姓經學荒而禮典悖矣

幹臣案在親民孔疏云在於親愛於民按衛湜禮記集說雲川倪氏錢唐吳氏徐愛陽明傳習錄俱宗孔疏援本經如保赤子民之父母尚書親睦平章協和百姓不親民可近中庸庶民諸義爲

管子形勢解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此段正親民的義必改爲新民殆少味矣

燕義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

證指君與民相親說而來氏知德大尊古本釋自序百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即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民也說與疏異四書攷異又援孟子小民親於下人入親其親而天下平親親

子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此是正旅酬之禮卽以逮賤之義其曰下爲上者猶下因上耳鄭以無算爵之賓弟子兄弟子當之遂令說者不能無疑

愚一錄

卷八

完

愚一錄卷八終

葛氏嘯園藏板

